

董鼎山 著



最后的罗曼史



百家出版社



# 最后的

# 罗曼史

董鼎山 著

百家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最后的罗曼史/董鼎山著. —上海:百家出版社,  
2001.6

ISBN 7-80656-316-4

I. 最... II. 董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  
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8688 号

书 名 最后的罗曼史

编 著 者 董鼎山

责任编辑 计 敏

特约编辑 沈 寂 褚大为

封面设计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
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23000

印 数 5080

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56-316-4/I · 349

定 价 16.00 元



◎

本书作者

董鼎山

1922年生，浙江宁波人。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。1947年入美国密苏里大学，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后，在纽约《联合日报》主持国际新闻版。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，受聘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，任资料参考部主任，后升任资深研究教授、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。1989年退休。

董鼎山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写作，常用**坚卫**、**令狐慧**、**桑紫**、**田妮**等笔名发表散文、小说。1947年出版《幻想的土地》小说集，去美国后常在各大报刊的文化副刊上发表英文作品。1980年起，在大陆先后出版《天下真小》、《书·事·人》，《董鼎山文集》等16部著作。

董鼎山曾任纽约华人文艺协会副会长、海外中国文艺复兴协会副会长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会员、国际笔会会员。2000年12月荣获纽约国际艺术中心颁发的“文艺创作终身成就奖”。

# 董鼎山



# 自序

董鼎山

五十多年前,即一九四六年夏季一个烈日下午。沈寂与我在跑马厅附近散步,谈论他所主编的“幸福”月刊,他向我索要一篇短篇小说。我们进入静安寺路大光明影院隔壁的咖啡馆去享受冷气,一面饮咖啡,一面讨论故事情节的发展。我经常为“幸福”撰稿,没有料及当时的编辑后来竟成为今日这本集子的编辑。人生好似走了一个大循环,半个世纪后,沈寂与我的友谊还是如此牢固,作为一个作家,我能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仍然对我具有信心的编辑?

那时青年作者崇尚用笔名。吴福辉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《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》中曾论到四十年代作家,把“二十岁”的令狐慧比为当年“三十岁”的穆时英,“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”,是“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音”。令狐慧就是我四十年代写小说时所用的笔名。

通过“幸福”杂志我的确吸引了一群读者,单行本《幻想的地土》恰在我于一九四七年秋离国赴美前夕出版。即使到了美国后,有一时期我仍收到女读者寄来的信。今日我重读年轻时作品,颇有感慨。《幻想的地土》得以保存也是一个奇迹:数年前,四弟名山的朋友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文



学所的藏书室找到硕果仅存的一本，替我影印下来。沈寂就是在这份影印本中挑选几篇再加上新的内容而出版，我好似看到了一个已失去的女儿重新“克隆”出世。

出国后我尝试过用英文写小说，未有发表。近二十年来我所写的则都是较为严肃的读书杂感、散文随笔之类，看到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虚构小说，颇有些不自在之感。一年前我让侄儿森林一读，他的评语是：“我的猜想是今日的青年读者仍能欣赏”，这样的反应给我极大的鼓励。

我不能相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爱情故事，仍能适合廿一世纪青年男女的口味，对中国目前的小说行情我太不熟悉了。我当然希望这本集子会同时受到新老读者的欢迎，少年们可以借此进入爷爷们的青年时代，也许可以把两个时期青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个比较。

《最后的罗曼史》是突出的一篇，因为它是我在十二年前退休（经过美国文化熏陶，受了西方小说技巧影响以后）时所写。这篇小说表达了老年人对爱情的感受，故事虽是虚构，却是我的真正感情。我们都在惋惜时光的消逝，为此，我也特别珍视友情。沈寂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得好：此书出版“可说是我们两人创作友谊的结晶”。我希望我们仍有继续合作的机会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于纽约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.....        | 1   |
| 白色的矜持.....     | 1   |
| 残缺的遇合 .....    | 15  |
| 最快乐而最寂寞的 ..... | 24  |
| 无花的冰岛 .....    | 36  |
| 菲罗拉 .....      | 64  |
| 蓝的故事 .....     | 73  |
| 橱窗里的少女 .....   | 88  |
| 我希望我是十七岁.....  | 105 |
| 睫毛上的澄珠.....    | 130 |
| 白猫小姐.....      | 142 |
| 故事的结束.....     | 156 |
| 幻想的地土.....     | 170 |
| 群像.....        | 182 |
| 顽皮的象征.....     | 216 |
| 五彩的城.....      | 228 |
| 最后的罗曼史.....    | 244 |
| 后记.....        | 264 |



## 白色的矜持

他没有一点显得特别有用。这三个年轻的全是会想会说，而不能干的家伙。

这是一个老地方，老时间。上午十点钟，冬天的阳光满照了这个广大的花园。Cam pus<sup>①</sup>上一堆一堆的都是年轻的哥儿娘们。他们都会享受，连这一些暖和的阳光都不愿放过。当正中大厦屋顶的钟声一敲，一大批一大批花花绿绿的男女都流出来了。他们留在辽阔的操场上，有二十分钟以至半小时的自由，他们宽弛着受过一个钟头拘束的身体，让太阳的光暖围射在他们的脸上手上和整个的身上。

这里是一群，这一群是三个，这三个仿佛有些单调。没有女孩子身上花绿的调和，看来挺不和谐。这里是一个角落，不大有人能发现这里的孤单。

而他，林起春，他属于这孤单的一群。这学期来他偷偷地爱上了一个人，爱得几乎发了疯，他没有把他的秘密泄出。有一天，他熬不住了，因为忍受就是痛苦，他不能让他的爱情白化，他告诉了他的朋友们。他朋友好笑他这突兀的念头，可是偷偷地爱，是年轻人的常情，也许他们自己的

---

① 校园，学校场地。





心中也藏着这样的秘密，于是他们没有笑出声，不惟没有笑他，而且很热心地答应帮忙。

我们说过这三个全是无用的家伙。林起春把他爱情的秘密藏了有数星期之久，一旦发泄了，他希望立刻有所成就，他的无用的朋友干着眼睛代他转念头，结果念头没有转成，一搁又是数星期。有一天林起春急了，他说我有了朋友没用，几时我得训练我自己，我难得听见爱一个人要人帮忙，算了吧，我把机会留待下次，现在让我回家去难受吧。

这话激怒了我们好义的年轻朋友。“我们不是不肯替朋友帮忙，”他们想，“可是事情得有一个交代。而且我们自己心中也有自己的秘密，说来应该是自己要紧，现在可别让他伤心，我们应该替朋友效一番力。”

想了一通，那个黝黑脸孔中等身材的说：“你先别难过，你知道为这样小事难受是很懦弱的事，你要爱一个女孩子，先得别让她看轻。我准备把今天的考试放一下，我们趁这一个时机，好好地用一番心思。”他的语气带着玩笑。这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他决不会爱人爱得发狂，他姓顾，他们叫他小顾。

这块草地上现在到处流动着青春的影子，有生气的笑语声飘进太阳的光辐。这里三个也流动着，他们踱到草地的正中，一个西洋式花园中的一座惟一东方色彩的石碑坊之下。林起春心中起了不停的激动，因为他窥见了自己的秘密。这影子，这一个美丽的影子，正是自己所时时想望的。他看着有些发怔。一只大手拍在他的肩上，他从怔呆中回过头来，一看是老何拍他，他们三个中间的一个，他有



些恼怒。可是这毕竟不是做梦，他觉得在久远的恍迷中弄醒也属应该，于是他向着老何微笑。这高高的北方人爽爽快快地问他：

“你在思想着什么，还是你有了什么新发现？你既然把你的秘密告诉给我们，首先你得让我们知道你的对象。这几星期来我们没有机会看见，今天我们该有福了。”

该有福了，他说的话没错。那个美丽的白色的影子正从草地当中的过道走过来。林起春简直没有说话的份儿，他使他的朋友们知道她就是秘密。那幸福的来源渐渐近来，那白色的人影耀着阳光有动人的光彩。林起春的眼睛有些迷离，最后他把眼光离开他幸福的来源，他的心中的激动可没有停止。

同样的美丽震撼了老顾和小何。上帝替人们造了贪婪的眼睛，他们惟恐自己要像林起春那样发狂，赶快把眼光收敛。这是怎样的美呢，这白白的影子满是高贵的气味。她有高高的个儿，她的脸蕴藏一种妩媚，她的眼睛不算大，有些近视似的暧昧，可是就是她眯视的神情动人；她的脸色是完全的娇白，没有一些健康的紫红，薄薄的脂粉补救了这个缺陷；她穿的是白獭皮的大衣，她是整个的白色，这白色在太阳光下炫人，只是她的整齐的黑色卷发覆着的略圆的脸上带有一些讽诡的神气，这神气也炫人，是骄傲她自己的美？是显示她自己的高贵？这一些林起春知道了，他觉得她的骄傲使她孤独，她的孤独使她更美，她的傲气使他不敢迫近。

现在这美丽的白色的高贵的人影在他们面前走过



了。她是高傲而又高傲，让人注目在她是份内的事。三个小伙子在她过了以后透过气来。“如果我付了爱情，我要十足收回的，”小顾暗想，“我也许会欢喜她的美，而且会悄悄爱上她，可是我不喜欢她那副高傲的神情。我如果爱她，我先得征服她的傲气。倘若不能成功，我情愿把这念头丢弃。”

他丢弃了的念头，跟林起春的正好是一个对照。高个的老何苦苦地调侃他，林起春急得不能说话。最后，他说：“总之，我爱她，我就是爱她的高傲。”

“你这是一见倾情，可是不曾见过像你这样竟带着单恋的悲哀！”老何说了笑，这笑谑没有打却林起春的勇耐，他知道他的朋友无从帮他的忙，一切还得自己想法。于是在钟声敲了以后，他们各自进了教室。这一堂课林起春没听，他思索久之得了个平凡的结论，他简直好笑自己的笨拙：“我竟没想到首先得探听她的名字。”

她，赵朱蕙，漂亮的名字正如她漂亮的人。她生在天津，自小在北平上学，带上一身教会女生的洋气，在辅仁读了两年，这次上南方来，又非教会大学不入。可是她个性孤傲，从北方带来了异乎南边的美丽，友情却是吝啬的。一位皇后似的人物，在交际场中也许被一群各等各样的男士包围，在这孩子气的年轻学生圈子中，她，除了她天生的美，不曾过分地招摇。男孩子看见她，震慑她的冷艳。女友呢，除了几位也是北方籍的，她不高兴多应接。她寄寓在女子宿舍，这样比亲戚家出入自由，另一个原因，是离学校不远。要想描写这样的一位人物其实颇为困难，她也许有热情，这



热情是内蕴的而不外泄，她面上有一股冷隽之气，可是也不无可亲近的神色。她的美，她的冷傲，她的讽示的眼睛，她的白色，形成她的孤独。此外，一位讲着清脆北京话的漂亮女士是令人敬畏的，如果她的标准国语能转着俏皮的上海腔，带些玩笑的成分也许更会魅人，虽然赵朱蕙的鼻声略微补救了她这一缺陷。她简直是一位完人，在咱们风流英俊的林起春男士的心目中。

用风流英俊四字不能形容林起春于万一。他有一个线条适中的身材，不是挺高，看来却相当纤长。没有雄伟的体格，可是却决不是娘儿腔。长长的脸上有一个尚为挺直的鼻子，他的颇像高加索人种的嘴却在他的脸上形成一个奇迹：他在他的鼻尖下留下了一行不是很浓的稚嫩的胡髭，虽然骤然看不出来，仔细看却有英俊的味儿，他的朋友说是像埃洛尔菲林，他自己以为有点儿像罗勃泰勒。总之这些个不成问题，咱们故事中的小生跟女主角到底是有机会相识了。

你不能以貌度人，林起春，尽管外表挺秀，本性却是懦弱。看见陌生女人会红脸，也许只是他的过去，但现在，他也至少得心悸一番。这跟他的外表不相称，同时这一门交际功夫的缺乏，也累他少交女友。一个长远徘徊在恋爱圈外的容易暗自悲哀的人物，他的热情不易控制，一旦有了心底的秘密，他悄悄地培植着，一面憧憬幸福的影子，那很飘渺辽阔的幸福。这种悠久的爱情只发生于片刻，他虽怯懦，有一天，当着幸福的本身，也有了勇气。

这一天十点钟他没有找着小顾老何，于是他放弃



enjoy<sup>①</sup>阳光的权利，下了课他就往学校的 office<sup>②</sup> 去了。他去要一张报名单，一个朋友的弟弟请他去要的。一进门他就有些迷离，这次心悸自开始继续了一个多时辰之久。因为他前面，立在一条长长柜台中心的，正是那炫目的白色的人儿。她等着什么，他不知，只是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她旁边的时候，有些忘了他为什么来此了。

他的眼睛曾经停留在她的白皙的侧面，当她转动脸部时，他低下了头，待他发觉她似乎要向他问话，再抬起头来，她又已回过去了。

“要买一张报名单。”林起春记起似的向柜台里面的职员说。

“报名单有买的吗？”清亮的带着鼻腔的北京话。林起春骤然地热上脸来，以为是问自己，他连忙向她点头。待晓得是向那职员问，他觉得有些窘，虽然他遇到的是一张笑脸——仅是冷傲中透出的温婉的笑容。

“下次新生招考现在就可报名的吗？”这次是对准林起春发问，这怯懦的人临时也长满勇气，不敢迫视她的正面，他低头摸索着裤袋回答说：

“不，报名日期还没有到。”

职员收了她的钱，给他一张报名单，同时把从一个长方木箱细细寻索出来的一张硬纸卡递给她。林起春当时以为自己很聪敏，他欢喜他竟容容易易地在那纸卡上发现了她

---

① 享受

② 办公室



的名字。他不会苛求，一位适度的人物知道适度的满足。赵朱蕙在俯身写着什么，林起春又想招呼，又不想惊动她，结果他轻轻地出来了。他的心恰如一只大海上的迷路小舟，飘飘荡荡，不知所终。低头胡乱思量，抬起头来，已经到了操场，对面是小顾和老何，一开心，他就笑吟吟地迎上去。

“今天是什么喜讯跑进咱们林先生的心，有了烦恼的时候，不是这么样儿的。”老何大声地说，大声地笑。林起春给一语道破心事，也禁不住笑了。即使这是一个秘密，至少是可泄露的秘密，而且欣喜不能禁止他不笑。他想抑止他的笑容，他的意欲跟他脸上的肌肉不相称。

“如果有出奇的事你得报告，老林，什么事你都不曾瞒过我们。”小顾说了等着他的回答。他们两个全是等着。

林起春幸福地笑，幸福地叙说刚才的遭遇，两位朋友热心地静听。他们的面恰对着从办公室通来的水门汀道，听了大半，看见了他的遭遇中的主角，那个美丽的白色影子袅娜而来，林起春背向她没有看见，他的朋友们不免频频向她注视，林起春待发觉他们脸上狡谄的笑意，急遽回过头去，就见到那一张曾经对自己展开过温婉笑容的美丽的脸。害怕自己正在说着她，而且防她听了去，他慌忙地停止讲话。那白色的高贵的姑娘向他微微颌首，或竟是没有动一动，就矜矜持持地走过了。

小顾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他说是为林起春代叹的。林起春奇怪那一口气，可是他得到满足，没有问下去，他说的还是那他认为运气的遭遇。

我们得赞扬林起春的勇气，一个怯懦的人，爱情圈中永





不会有什么成就，也被爱情激发了他的热，他的勇气基于他的热情。他不曾辜负他的热情，一个不算长的时期，他自己弄熟悉了这位高傲的姑娘，居然在有时敲了放学钟后，他伴着她回家。

他向他的朋友们招着自供，那是实心话，他说：我不能以普通的朋友看待她，如果我以普通的友谊结识了一位女友，我不会觉得不自在，可是在她身边，爱情作着祟，我每次心跳得厉害。她还是矜矜持持地对我，即使知道我心底秘密，她不会有所呈示，而我呢？不要说是爱情，连普通的话也应应对笨拙，完完全全失了自主力，我是多么的蠢笨呀蠢笨。

他向忠心的朋友报告每一次的成绩，他的朋友们稀奇他的进步的迟缓。“说真话，”有一天林起春说：“我是只到了这么的地步。我不敢有所请求，我是一个受轻视的人物。”

有好多次，他的朋友们在放学时间立在石碑坊下，守候着要道，等要好的朋友一同走路。他们好多次不跟林起春跑了。下课钟一敲，那白色的高高的人儿总是孤独地出来，于是他们就去躲在树丛后，为了拦在当路也许使林起春不便。那小子果然是随后的急急赶来，他不照往常的等候别人，他的深色衣服的背影结果是跟白色的背影相齐。于是小顾和老何总是相对而笑。有一晌午，他们根本丢弃跟林起春同行的权利，他远远向他们摇手表示歉意，去和她走在一起。他们只好在后面跟随。

“这家伙近日昏惑了心了。”老何简直是气愤地说。

“一个无用的家伙，几次三番说要断了这念头，还是沉沉迷迷的，我看他必受痛苦。听他说近来似乎颇招她的厌



烦,他自己也说她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气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昨天说是伴着她整段路中没有讲上三句话。他说是穷于应付了。”

他们觉得非常好笑:一个单身人命中注定是这么的苦?小顾又似起了义愤,他拉住老何的臂膊,叫道:

“如果为了真正的友情,这样纵容他,倒不如使他完全断绝念头,免得多受单思之苦。”

“你的话简直是我自己的思想。一位交际花似的人物,夜夜出去跳舞游玩,被一群绅士包围。我们这位年轻小伙子不如死了心。”

这是他们的意见,林起春,被爱情蒙住了心,糊涂的时候居多,而且心中有着万一的希望,虽然是想在有机会的时候泄露一番衷心,结果没有做成,也曾拍着自己脑袋,怨怪自己的不争气。现在,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走在她身旁。如果认为跟一位漂亮高贵的女士走在一起是荣耀,他已经是幸福的了。

今天他事先不曾有打算,也许曾经预备了一番话,临时都忘掉了。可是至少当他追上她和她并肩走时,已因次数多而熟习,虽然每次免不了心的剧跳。从后面急急追上她时侧头对她一点头,笨拙得不知用什么话开场,她斜着眼跟他颌首。这是每次并行开始的情景。

“今天上了什么?”

“English 105。”<sup>①</sup>

<sup>①</sup> 英语



“准备考试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借到了 Reference？”<sup>①</sup>

“借不着。”或“借了。”

一些类似的谈话内容。这一天林起春自己窘了脸色，一是为了她的冷漠，一是怨恨自己的不争气，一句风趣的话儿也想不起来。这样一同静静走着也许没什么意思，他热辣了一番，发觉自己是在困窘着，想找一个解救，好是还未走出校园，看见路旁有一间 For Gentlemen<sup>②</sup> 的盥洗室，而且也好似觉得洩急，这不是一个正经的借口？他落后了几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悄悄地溜进去了。然后才发觉自己摆脱了拘束。

“一件多么苦楚的事，爱情！”

从盥洗室出来，他迎头遇见他的忠心的朋友，小顾和老何，叹一口气替自己解嘲。看那白色的影子走得不远，还是矜矜持持地独自走着，他没有勇气再上去。

“用不着叹气，我们已全看见，你就不要想在爱情上得到胜利。你有什么话触中她的怒气，使你悄悄地退下来了？”

“我简直要去死，我是多么笨拙呀，多么笨拙！”

“什么使你退下来的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只是我自己受不了，就退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叫朋友帮忙也无用。是你自己慷慨慷慨地放弃

---

① 参考

② 绅士，男士